

肖复兴

今年是我的母校汇文中学建校150周年。1959年建北京火车站，占据了大部分校园。1960年，我考入汇文中学，报到的时候还是到钢板胡同残缺的原校址，入学时，已经进入崇文区火神庙的新校。火神庙早已不存，以前这里是一片乱坟岗子。汇文新校矗立在这里时，前面新开辟不久的大街起名叫幸福大街，火神庙相应更名为培新街。汇文中学，带来一个新时代清新明喻的街名。

今年也是我们汇文中学的老校长高万春逝世55周年。想起母校，忍不住想起他。如果他还活着，能参加建校150周年的活动，走回他曾经熟悉的校园，该多好。

高校长在汇文中学担任校长整整10年。这10年中，有我在那里读书的6年时光。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学生，但高校长留给我的印象很深。

戴一副宽边眼镜，爱穿一身中山装，风纪扣紧系着，不苟言笑，很威严的样子。这不仅是我一个学生，而是很多学生描绘的高万春校长“肖像画”。在我们同学中间，关于他的传说，流传最广的是他曾经在西南联大听过闻一多的课。在学校的文学创作园地《百花》墙报上，每期都有他亲自写的文章（最出名的有《李自成起义的传说》《盖叫天谈练习功》），谈天说地，博古通今，让我更加信服他一定出师有名。我们学生对他肃然起敬，也充满对那个风华激荡时代的想象。但对他也多少有些害怕，远远看见他，都会躲着走。

我在汇文读书的6年里，单独见到高校长，只有两次。但是，我知道他对我青睐和照顾有加，学校破例允许我可以进图书馆里面去挑书、借书。当时有很多学生不满，找到图书馆的高挥老师去吵，向学校提意见，高校长坚持：“要给爱学习的学生开小灶！”

记得初一的班主任司老师曾对我说，有一次，高校长问司老师这样一个问题：“你说一名大学教授贡献大，还是一名优秀的中学老师贡献大？”不等回答，他自己说：“办好一所中学，不见得比大学教授贡献小。”在他做校长的十年中，这所百年老校，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成绩和好形象，在北京市的中学名列前茅！

高校长最大的爱好，就是听课。所以，年轻的老师和我们学生一样，都有些怕他。怕他搬来一把椅子，坐在教室后面听课，课后检查他们的教案和备课笔记。他是教学的行家，老师哪里讲得好，哪里讲得不好，他听得出来。他对老师们讲：“讲课要像梅兰芳唱戏一样，一句唱词一个唱腔，要反复琢磨，要精益求精，要追求艺术效果。”他是把讲课当作艺术来看待和对待的。

第一次单独见高校长，是高一。下午放学的时候，班主任老师叫住我，让我到校长室去一趟，说高校长找我。我有些惴惴不安，一般学生被叫到校长室，不会有什么好事，犯了错误被叫去受训的居多。我心里在想，自己犯了什么事吗？会不会把我去找批评我？

校长室在一楼，我敲门进去的时候，高校长正襟危坐在办公桌前。他没有让我坐下，只是先问我最近的学习情况，然后又告诫我要谦虚，不要骄傲翘尾巴。最后，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，告诉我：“这是一本英文版的《中国妇女》杂志，你的一篇文章翻译成了英文，刊登在上面了。”

我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是好事。我站在那里，等着他继续讲话。他摆摆手，放行，让我走了。刚走出校长室，在楼道里，我就打开了杂志看，翻译成英文的是作文《一幅画像》，还配发了一幅插图。初三那年，我参加北京市少年儿童作文比赛，这篇作文获了奖，奖品是一支钢笔和一本新华字典，虽然不大，并不起眼，但高校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长把这个奖品放在教学楼大厅的展览柜里展览，给我很多鼓励。

我到现在还记得，那天在校长的办公室里看到，靠墙有一个长条靠背椅。后来我听班主任老师说，高校长在长椅子前加了一把椅子当成床，常常晚上不回家，睡在办公室。

第二次是在我读高二的时候。有天下午放学早，我和一个同学边下楼梯，边哼起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。那时候，正放映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，这首雷振邦作曲的电影插曲很走红，很多人都爱唱，我们也是刚刚学会的。那时，我们的教室在三楼，我们从三楼走到一楼，也一路哼唱到一楼。下最后几级台阶的时候，我们看见，高校长正一脸乌云地站在楼梯口等着我们呢。

我们收住了歌喉，惴惴不安地走到他跟前。他沉着脸，劈头盖脸问了我们一句：“你们说说，花儿到底为什么这样红？”

我们吓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

高校长又严厉地对我们说道：“你们不知道吗？高三的同学还在上课！”

我们才忽然意识到，高三年级各班的教室都在一楼，为了迎接高考，他们得加班加点上课。

高校长说完，转身走了，我们赶紧夹着尾巴溜出了教学楼。

高二那年，我当了一年校学生会主席。我知道，这是个荣誉差事，没有多少工作，只是负责学校大厅黑板上每周一次的黑板报，每学期一次全校运动会和文艺汇演，还有每学期的开学典礼文艺演出。

高三开学典礼的文艺演出准备工作，也是由我们这一届学生会负责。开学之后，学生会换届选举，我可以卸任，准备紧张的高考了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校礼堂舞台上和同学们一起忙活，一个同学跑上台，说教导处的范老师找我。我下了舞台，往礼堂外面走，刚到门口，看见范老师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，身边还坐着两位老师，一男一女，我都不认识。

范老师见我走了过来，站起来，向我介绍，两位老师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。男老师教形体课，女老师教表演课。我很有些奇怪，不知道他们找我有什么事情。说句很羞愧的话，当时，我确实见识很浅陋，从来没有听说过北京还有一个戏剧学院。

范老师告诉我，这两位老师是专门来咱们学校招收学生的，他们看中了你！

我更是有些吃惊，因为当时我一门心思只想考北大，对于戏剧学院一无所知，对于表演系更是一头雾水。两位老师非常热情，对我说：以前不了解，没关系，到我们学校参观一下，就不了解了嘛！

于是，我被邀请参观了中央戏剧学院，由这两位老师陪同，观看了戏剧学院学生演出的话剧《焦裕禄》。我第一次走进了正规剧院的后台：鲜艳的服装、化妆的镜子、喷香的油彩、迷离的灯光、色彩纷呈的道具……以一种新奇而杂乱的印象，一起涌向一个中学即将毕业、有些好奇有些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的少年面前。

不过，我一直很奇怪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两位老师，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呢？我把疑问抛向了范老师，他告诉我：“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，两位老师早早就来过咱们学校好几次了，想找一个能写也能演的学生，希望学校推荐合适的人选，是高校长推荐了你。”

我的心里，对高校长很有些感激。

一直到从汇文中学毕业，离开这所学校，进入中戏就读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高校长。

忽然想起曾经学过的语文课文，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说过的话：“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Ade，我的蟋蟀们！Ade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！”

我也要说：我将不能常到汇文中学了。Ade，我的校园！Ade，我的老师们和高校长！

长把这个奖品放在教学楼大厅的展览柜里展览，给我很多鼓励。

我到现在还记得，那天在校长的办公室里看到，靠墙有一个长条靠背椅。后来我听班主任老师说，高校长在长椅子前加了一把椅子当成床，常常晚上不回家，睡在办公室。

第二次是在我读高二的时候。有天下午放学早，我和一个同学边下楼梯，边哼起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。那时候，正放映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，这首雷振邦作曲的电影插曲很走红，很多人都爱唱，我们也是刚刚学会的。那时，我们的教室在三楼，我们从三楼走到一楼，也一路哼唱到一楼。下最后几级台阶的时候，我们看见，高校长正一脸乌云地站在楼梯口等着我们呢。

我们收住了歌喉，惴惴不安地走到他跟前。他沉着脸，劈头盖脸问了我们一句：“你们说说，花儿到底为什么这样红？”

我们吓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

高校长又严厉地对我们说道：“你们不知道吗？高三的同学还在上课！”

我们才忽然意识到，高三年级各班的教室都在一楼，为了迎接高考，他们得加班加点上课。

高校长说完，转身走了，我们赶紧夹着尾巴溜出了教学楼。

高二那年，我当了一年校学生会主席。我知道，这是个荣誉差事，没有多少工作，只是负责学校大厅黑板上每周一次的黑板报，每学期一次全校运动会和文艺汇演，还有每学期的开学典礼文艺演出。

高三开学典礼的文艺演出准备工作，也是由我们这一届学生会负责。开学之后，学生会换届选举，我可以卸任，准备紧张的高考了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校礼堂舞台上和同学们一起忙活，一个同学跑上台，说教导处的范老师找我。我下了舞台，往礼堂外面走，刚到门口，看见范老师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，身边还坐着两位老师，一男一女，我都不认识。

范老师见我走了过来，站起来，向我介绍，两位老师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。男老师教形体课，女老师教表演课。我很有些奇怪，不知道他们找我有什么事情。说句很羞愧的话，当时，我确实见识很浅陋，从来没有听说过北京还有一个戏剧学院。

范老师告诉我，这两位老师是专门来咱们学校招收学生的，他们看中了你！

我更是有些吃惊，因为当时我一门心思只想考北大，对于戏剧学院一无所知，对于表演系更是一头雾水。两位老师非常热情，对我说：以前不了解，没关系，到我们学校参观一下，就不了解了嘛！

于是，我被邀请参观了中央戏剧学院，由这两位老师陪同，观看了戏剧学院学生演出的话剧《焦裕禄》。我第一次走进了正规剧院的后台：鲜艳的服装、化妆的镜子、喷香的油彩、迷离的灯光、色彩纷呈的道具……以一种新奇而杂乱的印象，一起涌向一个中学即将毕业、有些好奇有些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的少年面前。

不过，我一直很奇怪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两位老师，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呢？我把疑问抛向了范老师，他告诉我：“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，两位老师早早就来过咱们学校好几次了，想找一个能写也能演的学生，希望学校推荐合适的人选，是高校长推荐了你。”

我的心里，对高校长很有些感激。

一直到从汇文中学毕业，离开这所学校，进入中戏就读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高校长。

忽然想起曾经学过的语文课文，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说过的话：“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Ade，我的蟋蟀们！Ade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！”

我也要说：我将不能常到汇文中学了。Ade，我的校园！Ade，我的老师们和高校长！

钟兆云

读书人都有母校，大大小小不止一个，总有一个母校让自己心心念念。

闽西武平县上坊中学于我就是这样一所母校。母校合并已20个年头，原址另作他用。幸好还有几位老师，每年节假日回家拜访是不可或缺的功课。其中，断不能少的便是锡校长！

锡校长大名钟锡华。锡是金属元素之一，质软，富延展性，现实里比金铜低调无数，但在古文中，“锡”字通“赐”，他是上天恩赐给我们的好校长！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有幸在这样一所刚创建不久的乡村中学出过几回彩：初一上半年全校作文比赛折桂；下半年在校3个年级统一考试的语文知识竞赛中又拔得头筹；还做过校团总支学生委员……

初二分班后，有次遇到锡校长，他专门关心了我的作文：“几个星期没见你的范文张贴，为什么呀？”后来我也听语文老师说起这份来自锡校长的关注，再不轻慢每一篇作文。有一次课余，锡校长特意把我叫到学校最新一期黑板报前一起“评报”。他侃侃而谈，挑出不少错别字和病句，对一些遣词造句也提出了独到见解。

后来，我这个所谓的校园诗人，接到了校黑板报。半个月左右出一期，且都在班级劳动时进行。我看似逃避了体力劳动，却陷入其他同学体会不到

我的“经典”老师

的“本领恐慌”。每期黑板报的主题，我都得事先和老师们商量，还要考虑图文并茂，也因此提前进入了后来长年从事的编辑角色。

初三重新分班，锡校长亲自教我们班的数学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板书画圆从不用圆规，挥动下粉笔，就能一气呵成画出完整漂亮的圆。他每晚都风雨无阻地坚持巡视各个班的自习情况，随时躬身辅导。有他的亲力亲为，各主科老师几乎都不遗余力，校风、师德和学风真是人见人夸，家长放心。

他针对我出现的偏科现象，专门和班主任刘梅康、语文老师魏圣佑制定应对措施：不再让我担任班干部，语文作业可以不做，课外阅读全停，全力主攻数理化短板。他还亲自“开小灶”为我的数学知识补缺补漏，不厌其烦地教授学习方法。中考前夕，他结合丰富的教学经验，为我们毕业班考前重点辅导。当我进入考场，看到两道数学高分题，与锡校长阵前“辅导题”似曾相识，不禁倍受鼓舞。我超常发挥，以语数难得的“双百”高分顺利跨入梦寐以求的武平一中高中部。据说好一段时期，上坊中学老师时常将这件事挂在嘴边，而我则成为学弟学妹们津津乐道的榜样。

现在回想，上坊中学那时的确实素质教育，课堂内外，许多美好都在那里生根发芽。集邮、剪报之外，我还知道了如何给报刊投稿，参加了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；第一次如饥似渴地翻读《辞海》；提前自学大学语文教材……我正式发表的处女作《校园里的油桐树》，也正是诞生在离别母校之时。

“旧游无处不堪寻。无寻处，唯有少年心。”参加工作后，每次回家，只要没有大箱小筐，总会情不自禁地在半途先拐到学校，锡校长是必看的老师之一。春节期间更会请他们来家里吃饭，再聆教诲，由此也了解到母校这些年的与时俱进。而当年草创之艰，吾辈学子自强不息创下全县第一之事，谈笑间恍如昨日。

有段时间，哥哥在我母校担任代课老师，常年不辍家访的锡校长常来我家走动，让寒舍蓬荜生辉，他与我的农民父母总有道不尽的共同语言。及至他和一干老师先后退休，我们在一如既往的密切联系中，他总还有对我鞭策和期许。多年后，魏圣佑老师命我为他的集子《撷起一片秋叶》作序，我在写下《好老师是个经典》这一题目时，脑海中浮现的“经典”老师，便是锡校长。

离开母校30多年来，除了庚子年新冠疫情，我几乎每年都要和锡校长见上一面。儿子高考前的那个春节，锡校长还传授他学习方法。他年事渐高辞去社会兼职后，甘当“贤内助”，协助妻子饲养家禽、种菜，还培植花卉和百香果。学生上门看望，他少不得要送一小篮青菜或几颗百香果，而我则获赠一盆养眼的兰花。

似渴地翻读《辞海》；提前自学大学语文教材……我正式发表的处女作《校园里的油桐树》，也正是诞生在离别母校之时。

“旧游无处不堪寻。无寻处，唯有少年心。”参加工作后，每次回家，只要没有大箱小筐，总会情不自禁地在半途先拐到学校，锡校长是必看的老师之一。春节期间更会请他们来家里吃饭，再聆教诲，由此也了解到母校这些年的与时俱进。而当年草创之艰，吾辈学子自强不息创下全县第一之事，谈笑间恍如昨日。

我带着手稿回福州录入后再通读，始知平时总是笑呵呵、说话慢条斯理的锡校长，竟是个历经苦难折不弯、执着理想、痴心不改的钢铁硬汉；才知这位出色的数学老师、教育管理者，大学专业竟是生物，从小学教到中学堪称通才，为山区教育事业拼尽了全力！

他的人生过往，固然有许多一页页让人感伤，漫长岁月中透露的人性美丑让人意绪难平，但让人激昂的却是他百折不挠的意志、昂然向上的求知欲、对真善美的追求、对国家和时代的感恩、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现身说法及弘扬。一个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幸得命运眷顾，以自身经历深信知识能改变命运的老师，必然会竭尽全力把平生所学奉献给教育、回馈给社会，也必然诲人不倦、杜鹃啼血般引领一茬茬学生奔向正道。求学之路遇见锡校长，是我的美好，也是学子们的幸福。

锡校长这辈子严谨教学、正直做人、洁身自守，总让我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藤野先生：“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，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。”

我永远的“校长”

区和生活区，让师生免受洪水所困。

桥名为步桂桥，学校拟在桥头立一块碑。黄启先校长时任都安二高语文组组长，接到撰写碑文任务，欣然提笔：“绿岑校园地势低洼，每遇汛期一片汪洋，师生作息舟筏并用，教学生活诸多不便，县府明察拨款建桥，老师运筹方案适宜，桥面中央圆如满月，水中倒影景致纷呈，信步桥上似入桂宫，遂得其名雅称步桂，以砺众生不掷年华，学海潜游宫中折桂，藉铭鸿志特立此碑。”

我在都安二高求学时，每每路过步桂桥，都要诵读几句碑文，接受励志教诲，领略诗文雅意。在此期间，学校各种活动常常要张贴悬挂黄校长撰写的各种对联，包括他离开都安二高之后，各种活动似乎少不了他的对联。

他撰写的一副对联，曾激励着无数都安二高师生，很多在这里奋斗过的师生至今都能背诵下来：“绿岑山下执教，历史决不回报庸者；步桂桥头就学，学海潜游宫中折桂，藉铭鸿志特立此碑。”

我在都安二高求学时，每每路过步桂桥，都要诵读几句碑文，接受励志教诲，领略诗文雅意。在此期间，学校各种活动常常要张贴悬挂黄校长撰写的各种对联，包括他离开都安二高之后，各种活动似乎少不了他的对联。

我更是有些吃惊，因为当时我一门心思只想考北大，对于戏剧学院一无所知，对于表演系更是一头雾水。两位老师非常热情，对我说：以前不了解，没关系，到我们学校参观一下，就不了解了嘛！

于是，我被邀请参观了中央戏剧学院，由这两位老师陪同，观看了戏剧学院学生演出的话剧《焦裕禄》。我第一次走进了正规剧院的后台：鲜艳的服装、化妆的镜子、喷香的油彩、迷离的灯光、色彩纷呈的道具……以一种新奇而杂乱的印象，一起涌向一个中学即将毕业、有些好奇有些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的少年面前。

不过，我一直很奇怪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两位老师，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呢？我把疑问抛向了范老师，他告诉我：“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，两位老师早早就来过咱们学校好几次了，想找一个能写也能演的学生，希望学校推荐合适的人选，是高校长推荐了你。”

我更是有些吃惊，因为当时我一门心思只想考北大，对于戏剧学院一无所知，对于表演系更是一头雾水。两位老师非常热情，对我说：以前不了解，没关系，到我们学校参观一下，就不了解了嘛！

于是，我被邀请参观了中央戏剧学院，由这两位老师陪同，观看了戏剧学院学生演出的话剧《焦裕禄》。我第一次走进了正规剧院的后台：鲜艳的服装、化妆的镜子、喷香的油彩、迷离的灯光、色彩纷呈的道具……以一种新奇而杂乱的印象，一起涌向一个中学即将毕业、有些好奇有些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的少年面前。

我更是有些吃惊，因为当时我一门心思只想考北大，对于戏剧学院一无所知，对于表演系更是一头雾水。两位老师非常热情，对我说：以前不了解，